

唐蕃古道志

—
资料选编

青海省博物馆
《唐蕃古道志》编写组编



唐蕃古道志
资料选编

青海省博物馆
《唐蕃古道志》编写组编

前 言

“唐蕃古道”——一千三百多年前唐王朝、吐蕃王朝频繁往来的这条古道，东起唐都长安，西至吐蕃都城逻些，全长三千余公里，跨越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个省（区）。它是祖国内地和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团结合作的一条彩虹般的纽带，是藏汉两族人民共同建立的“黄金桥”。它又与泥婆罗道相连，成为我国自唐以来沟通南亚诸国的桥梁，在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编写《唐蕃古道志》的工作中，收集了大量反映唐蕃友好、唐蕃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唐以后汉藏两族兄弟情谊不断发展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和专家、学者的论著，精选其中一部分汇编成了《唐蕃古道志资料选编》。这是一本具有工具性质的资料书。本书在编辑工作中遵循“全面取材，重点类编和求训致用”的原则，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结合唐蕃古道志稿的篇目，将采撷到的资料经抉择去取，分门别类系统的按章、节、目加以编排，以供使用本书的同志们查阅方便。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章仕熊、孟清生、冯皖梅、李琪美、马吉祥。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青海省文化厅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刘鉴、祝方太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我们深深致谢。同时，本书中摘编了许多专家、学者们的论著，在此我们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目 录

第一章 古道的形成.....	(1)
第一节 古道的开拓.....	(1)
一、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文化遗存.....	(1)
二、先秦时期羌人的活动.....	(16)
三、汉代对河湟地区的开发.....	(49)
四、魏晋时期促进了青海道路的发展.....	(61)
五、吐谷浑对青海交通的建树.....	(88)
第二节 各民族政权间的交往.....	(106)
一、隋唐与吐谷浑.....	(106)
二、苏毗与吐蕃.....	(136)
三、吐蕃与吐谷浑.....	(142)
第三节 唐蕃往来.....	(151)
一、使臣往来.....	(151)
二、公主入蕃.....	(170)
第二章 古道的程站及路线变迁.....	(180)
第一节 古道走向.....	(180)
一、东段走向.....	(180)

二、西段走向·····	(200)
第二节 长安至兰州河州 ·····	(232)
一、长安·····	(232)
二、陇州陇山·····	(242)
三、秦州·····	(250)
四、兰州河州·····	(261)
第三节 兰州河州至鄯州 ·····	(287)
一、黄河桥渡·····	(287)
二、龙支城·····	(301)
三、鄯州·····	(315)
第四节 鄯州至赤岭 ·····	(327)
一、鄯城·····	(327)
二、临蕃城·····	(333)
三、石堡城·····	(343)
四、赤岭·····	(358)
第五节 赤岭至柏海 ·····	(372)
一、尉迟川·····	(372)
二、大非川·····	(376)
三、那录驿·····	(398)
四、柏海与河源·····	(401)
第六节 众龙驿至闾川驿 ·····	(416)
一、众龙驿·····	(416)
二、婆驿·····	(431)
三、鹞莽驿·····	(445)
四、闾川驿·····	(448)
第七节 闾川驿至逻些 ·····	(453)

一、突录济驿·····	(453)
二、农歌驿·····	(463)
三、勃令驿鸿胪馆·····	(466)
四、逻些·····	(470)
第八节 古道的变迁 ·····	(483)
一、元明路线·····	(483)
二、清代路线·····	(492)
三、青藏公路·····	(498)
第三章 古道的历史地位 ·····	(505)
第一节 民族关系 ·····	(505)
一、唐蕃和亲·····	(505)
二、唐蕃会盟·····	(517)
三、唃廝囉与宋的关系·····	(541)
四、元对藏区的施政·····	(546)
五、明清对藏区的治理·····	(558)
六、民国对藏区的治理·····	(585)
七、建国后的民族关系·····	(593)
第二节 经济交流 ·····	(615)
一、贡赐·····	(615)
二、生产技术·····	(628)
三、商业贸易·····	(641)
第三节 文化交流 ·····	(669)
一、典章制度·····	(669)
二、宗教学术·····	(680)
三、文化艺术·····	(718)

四、科学技术.....	(738)
第四节 泥婆罗道.....	(759)

第一章 古道的形成

第一节 古道的开拓

一、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文化遗存

1、青藏高原远古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

青藏高原远古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与地质学上的“喜马拉雅运动”密切相关的。据地质学家考察研究证明，早在一亿六千万年前后，西藏地方还是一片浩海。到上新世初期，才逐渐上升为陆地。当时，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仅二千米左右。东南部地势稍低，西部稍高。西北部为针叶、阔叶混交林地带，东南部为灌木、草地混杂地带，沼泽湖泊星罗棋布。又据古气候学和古生物学家研究，当时的西藏高原由于受到印度洋湿热季风的影响，气候湿润，年平均降雨量为二千至五千毫升，年平均温度为 10°C 左右。同时，热带植物遍布西藏，仅高等植物就达四千多种，还有大量的三趾马动物群。1978年，科学工作者在藏北申札地区发现了大量珊瑚、腕足、三叶虫等动植物化石，首次确定这一地带有古生代地层。同年，在藏北曲夏卡也发现了大量古生物化石。其中有鬣狗、犀牛、兔和鹿等十多种动物化石。1975年也在藏南的

吉隆盆地发现了大量三趾马动物群化石。这些都充分证明了西藏古生物的存在，以及古气候和现代气候的极大差异。

后来，由于“喜马拉雅运动”，青藏高原大幅度抬升，形成了对气候的屏障作用，阻挡了印度洋温湿季风的滋润，从而对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有关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每百年抬升1.2到1.3公尺。加之后来出现了大规模的冰川和间冰川时期，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十分独特复杂的自然环境，西部和西北部地势高亢，东南部地势低缓。既有比较湿润的盆地，又有高寒的山区。因此，我们认为西藏地区的自然环境并非自古如此，而是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

关于青藏高原远古时期是一片浩海的说法，藏文史籍也有一些记载。《贤者喜宴》说：“其时，上部阿里三围状如池沼，中部卫藏四茹形如沟渠，下部朵康三岗宛似田畴，这些均被淹没于大海之中”。《青史》也载：“西藏被水冲满……”，等等。特别是藏文史籍还记载了海水退后藏地的地貌和动植物等情况。据《西藏王臣记》记载“上部阿里部分是大象与野兽区；中部卫藏部分是野兽与猿猴区；下部朵康部分是猿猴与罗刹区。而上部又是秃秃的童山和皑皑的雪山；中部又是峻岩与草原；下部又是果树与森林等，这些丛山和原林像装饰人身上的服饰那样点缀着西藏的大地”。《贤者喜宴》也记有海水退后“阿里三围为鹿、野驴兽区，中部四茹为虎、豹猛兽区，下部六岗为飞禽鸟鸣区”。以上这些记载与现今科学考察的结果是十分相近的。

我们知道，从一千多万年以前开始的由猿到人的转变时期，恰好是青藏高原不断隆起，由温湿气候逐渐变成寒冷干

燥的高原气候的时期。因此，古人类学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促使森林中的一部分古猿下地行走，解放了前肢，制造了工具，迈出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而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亚洲南部地区，很可能就是从猿到人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这种观点从接近西藏高原的云南禄丰发现的八百万年以前的古猿化石，以及云南元谋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百七十万年以前的猿人化石，似乎可以得到旁证。

（安应民《藏族远古社会的发展》《西北史地》1984年第四期）

1974年底至1975年春，我们先后在拉萨市郊区和林芝地区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同时在林芝的尼洋河边台地上也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和墓葬。

这些遗址和文化层的发展，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也对林芝盆地东西这一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和研究。他们发现了古湖相沉积物和尼洋河阶地堆积物，其中含有许多哺乳类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结合我们从人文学方面调查所发现的人类遗骨、石器、陶片和哺乳动物骨骼，肯定林芝地区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西藏自治区文化局随后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踏勘和文物搜集，从各方面写了研究文章和报告，使林芝人文化成为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对象。关于拉萨郊区和林芝地区的遗址和文化层的材料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我们已写了文章。我们应各方面的要求，我们准备在这里对林芝地区人类遗骨、墓葬的情况和它与林芝村发现的古代人类骨骼、墨脱县石器文化遗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林芝附近文化分布的地理

特点做一报道和探讨。

林芝的古代人类骨骼和墓葬主要分布在林芝县东南，从云星公社到红光公社沿尼洋河的一级台地上，而遗址和遗物则从林芝县下尼洋河西岸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处及其下游沿江地区，断断续续皆有分布。出土古人类遗骨和墓葬主要在下列五个地点。

第一出土点：位于云星公社山脚，西藏建筑工程公司林芝砖瓦厂东南，公路上侧高约二十米的山坡上，南距文化层约五米，被推土机铲出的平面上。骨骼已全部被推土机碾碎，仅可辨出有头骨的碎片，并伴存有大量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残陶片及残石凿一个。墓的坑位无法分辨。

第二出土点：位于西藏建筑工程公司林芝砖瓦厂砖窑南侧上方高约十余米的崖坡上，东南距第一出土点约一百五十米。计出有人头骨残片多片，有胫骨、股骨、肋骨、腓骨、挠骨、椎骨等残段多段，部分可以对合。经研究，这些皆属一个人的身体各部分，我们是1975年1月5日到出土现场的。据砖瓦厂的水管工人同志讲，他们1月3日在靠窑东侧崖上开挖水管的巢道时，先刨出了人骨及一个陶罐，这时崖壁的内面本已足够铺架管道之用了，但有一人好奇，又深铲出一个人头骨，人头骨随即被锹打碎，而崖东壁尚保有头顶部留下的土窝，此后无人再动土。陶罐出土时，上面有烟熏痕，大家传看了一下就丢在土坡下摔碎了。我们1月5日晨到出土现场时，头骨遗位及土窝依然保存。据出土时在场的工人叙述和我们对全部坑位的调查及方位测定，死者是头西脚东，葬式为仰身直肢，罐位于右侧的腰部。在土坑周围没有发现任何供筑墓椁用的石块，头坑的各侧及下部亦没有发

现异常的土色或木痕，可知此系一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坑距地表约2.5米。从坡土中搜集的残碎陶片可知原器系一小口细颈平底罐，器面布有绳纹，有一层烟灰，陶质为灰色泥质，与文化层中所出的灰色泥质陶片相一致。从陶罐的陈旧和表面上的烟熏情况可以判定，它应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用具。原始人把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用具用于死后的随葬，在民族学的材料中是不乏其例的。从残存下来的骨骼发育情况看，矢状缝和人字缝基本上还没有弥合，骨壁比较薄，胫骨的长度较通常为短，股骨的两段残段，亦较短扁，上肢的前膊骨（残段），亦较一般的为细，可以判定，死者应属于近成年女性。此外，在被破坏的堆土附近还采到一个残石凿，形制和石质俱与云星遗址文化层近表土中采集的石凿完全相同。（可参见《考古》1975年第5期314页）它是否属于上述墓中的出土物尚无判定，因水管工人讲，他们没有注意到有这件器物的出土。

第三出土点：位于第二出土点东北约三十米的土崖下。土崖系因砖瓦厂推土机不断向外推土而形成。从被推土机推毁的墓葬中散落到地面的人遗骨有一胫骨残段，一尺骨残段。从骨骼的发育程度看，死者应属成年人，但其性别却因材料太少，无从判明。据砖瓦厂推土机手谈，是他们在一个多月前，从上距土崖地表两米左右的土层中推出的。在这之前，常从两米深的土层中推出人骨，因大家不了解，也就任其丢弃了。

第四出土点：位于第三出土点北约二十余米的土崖下。现存土崖高约三十五米，也系推土机不断沿崖向外推土形成。人的遗骨有股骨残段和一些碎裂的肢骨。从发育程度看，主

人可能是成年男性。同时还有动物的髓白残段，无法判明属于何种动物。在距崖表深三十米左右的胶泥土中，出有多段化石木。砖瓦厂的推土工人谈，一骨也是出于距地表深约二米的土层，同出的还有陶器，但没见有石块或石板其它物品。

第五出土点：位于沿尼洋河下行南约五里的河边台地上。该处亦为推土机推出的一个土崖。有土表散有部分人头骨碎片及肢骨碎段。因被推土机碾轧过碎，亦无法判明死者情况。在人骨附近亦散见有夹砂褐陶残片，质料同于砖瓦厂各墓葬所出陶器。因陶片过残，无法判明形制。

此外，在各人类遗骨出土点的崖下及掘的堆土中，还采到许多动物骨化石、化石木。化石木呈灰红色，纹理依然清晰可见。据推土机手谈，皆出于距地表十至三十米以下的胶泥质土层中。

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那些人类遗骨、陶片、石器等，皆系出自无意中被破坏的古墓葬中。从墓中所出褐色夹砂绳纹陶与文化层中所出陶残片质料、花纹的一致，以及陶器类型同为细口平底罐，说明墓葬的时代与文化层所代表的远古文化是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第二两点被破坏的墓土中，都出有长方形石凿，其形制、石质完全相同，大小相仿。这批石器与陶器的形制以及陶器的绳纹，又与林芝居木遗址所出石器的形制和陶器的绳纹是相同的。这说明他们同属于一种文化。由于出土的石刀、石凿、石斧以及陶器，表明这种文化的主人已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和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而网坠、箭头，还说明这种文化的主人不仅在古代的尼洋河、雅鲁藏布江而且还在已被这些河流所袭夺

了的古湖泊水滨从事农业也兼从事渔猎。其生活地域包括了今天林芝盆地周围地区及穿插于盆地中的河流两岸。在古代这种文化的主人应属于一个大的部落以至部落联盟或族体。林芝人及林芝文化在西藏的东南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范围可涉及南边的墨脱县。墨脱县背崩村所出土的石凿形制及大小皆与林芝地区所出土的相同，墨脱村所出土的夹砂红陶、夹砂灰陶的陶质、绳纹以及陶器型亦与林芝文化的器物相一致，他们应属同一文化。从墨脱出土石器加工技术的发达，石器类型的复杂，如石凿形式多样，石斧有直刃和斜刃等不同类型，都表明其时代略晚于林芝地区，应是林芝文化的南部延伸。林芝文化在藏东南不仅可称是一个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与内地的齐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在藏族的古文献中，认为林芝是一个古代人类的重要居住地。珞巴族认为他们古代即居于林芝地区。直到今日，米林等地的珞巴族老人还能讲述他们的祖先是怎样从林芝迁徙去的传说。这些都充分说明林芝地区能有新石器文化的出土并非偶然。关于林芝文化的族属问题，目前还是难以解决的。在今天藏族的葬俗上，因历史上从八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传入的影响实行火葬、天葬与水葬，而这之前却是信奉苯教的，苯教实行土葬。居住于今米林和墨脱的珞巴族也是行土葬的，其葬俗是在距地表约二米左右的深处，采用洞室墓，洞室为竖式。墓的做法是先垂直向地下挖二米深的坑，然后再在坑壁一侧横挖可容一人的洞室，以埋放尸体。他们同林芝的土坑墓是否有历史上的关系，目前尚无法弄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林芝地区及墨脱地区以林芝为代表的文化，却属于一个农业经济类型，即其主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族体，

而从藏北的沱沱河、黑河直到聂拉木，都出有大量的细石器，其主人应是以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族体。这和今天居住于两地区民族的经济类型基本一致，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从死者的头向看，在米林是头西脚东，意为跟着太阳走了，这和第二地点葬主的头向一致。据珞巴人传说，他们的祖先“阿巴塔尼”，意为“达尼老祖”，原住于工布，后来经过巴嘎山谷对面的当嘎迁到米林，并在那里种过玉米、鸡爪谷、黄瓜、南瓜等，即是一个具有古老农业历史的部族。直至今日阿巴塔尼河谷的珞巴人亦专一经营农业，并以善种水田而驰名。工布包括今日的林芝，结合珞巴人的族源传说，我们认为林芝的墓葬和林芝人文化，应与古代的珞巴先民有一定关系。由于尼洋河对古林芝湖泊的袭夺，使湖泊周围的遗址大部分被冲散、湮没，而保存的一些残址又被砖瓦厂无意中取土所毁。尽管林芝这批墓葬材料很零散，但对研究西藏古代的历史仍是很重要的。

（王垣杰《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骼和墓葬》《西藏研究》1983年第二期）

从细石器文化的来龙去脉看西藏高原同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联系

1966年，我国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考察队，在聂拉木县亚里村和聂拉木雄拉冰碛平台北侧发现了细石器。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在藏北那曲地区的多喀则、奇林、雄梅、尼玛、绥绍拉和阿里地区的拉竹龙、帕耶曲真等许多地点，发现和采集若干件古人类石器，其中有形

状细小的刮削器和作镶嵌刀、匕首之用的薄石叶，以及生产这些石叶的原料石核，当属于细石器文化。197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昌都县卡若村附近发掘了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细石器。这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仅对研究西藏原始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将西藏地方同祖国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溯源到遥远的中石器时代或稍晚时期。

西藏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从数万年前开始，延续的时间很长，直至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止，它反映了西藏地方原始氏族公社发展的几个阶段。

这种以细小石器为特点的细石器文化，在我国并非西藏独有，它分布相当广泛，河北、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河南、宁夏、甘肃、新疆、青海、云南、广东等省、市、自治区都发现过细石器。这些地区的细石器遗存，时间上有早晚之别，也各具特点，但同属于一个文化传统，来龙去脉显然可寻。

据我国考古学院初步探查，细石器文化首先是在祖国华北黄河流域开始出现的，时间不晚于中石器时代。在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河南许昌灵井等地区发现了早期的细石器。现在，考古学界正在探索细石器文化原始类型的典型遗址，但可以肯定的是西藏细石器文化之“故乡”是在祖国内地。

从中石器时代开始，细石器文化就逐渐向北部、西部两个方向传布。向北分布，大体是从宁夏、内蒙古和我国的东北部向西伯利亚以至更远的地方传布；向西分布，则经过河西走廊传布到新疆及其以西的地方。细石器文化向西分布的